

# 粵語句末助詞“添”虛實相交的行、知、言三域

陳穎琪

香港中文大學

## 提要

運用沈家煊的三域理論，認為粵語助詞的“添”有行域、知域和兼有行域和知域的三種用法。本文將探討“添”的語法特點，並且從句法學的角度，解釋了“添”不能進入非根句小句的原因。

## 關鍵詞

句末助詞，行知言三域，句法學，粵語，方言語法

## 1. 引言

過去學者之研究，一般認為作為粵語句末助詞的“添”有兩個，一是表達增加義，二是表達強調、誇張的語氣，認為兩個“添”界限分明。利用沈家煊的三域理論（2003）和鄧思穎（2015）對助詞的分類作為理論分析框架，本文認為過往對“添”的劃分方法有值得商榷之處。“添”可分為兩個，但是這兩個“添”互有聯繫，詞義相通，用作語氣詞的情態助詞“添”是表達“增加、擴充”義的事件助詞“添”的跨域投射用法。而且，本文認為有第三個添：添3的用法涉及行域和知域，兼有事件助詞和情態助詞的特點。“添”只能用於句末充當情態動詞，三域理論解釋了為何作為事件助詞的“添”不能進入非根句小句的原因。

## 2. “添”的行、知、言三域用法

### 2.1. 有關“添”的文献回顧

過去有不少學者對“添”進行討論，根據語義和語法性質的不同，“添”大致分為兩個：一是表示數量增加、範圍擴充的“添”。這時“添”被認為是後置狀語或後置副詞（詹伯慧 1958，高華年 1980，曾子凡 1989），或助詞（張洪年 1972，2007，李新魁、黃家教、施其生、麥耘、陳定方 1995），或句末助詞（Lee and Pan 2010），或事件助詞（鄧思穎 2015），表示數量的擴充，即“再、多”（詹伯慧 1958），數量增加（Lee and Pan 2010），特別指出是賓語數量的增加（黎美鳳

2003)。二是表示強調、誇張語氣的“添”，被分析為語氣詞（詹伯慧 1958），情態助詞（鄧思穎 2015），表示驚訝（梁仲森 2005），與預設有異、事情發生變化（黎美鳳 2003），隱含了對事件的主觀評價（鄧思穎 2015）。

劉丹青（2008）認為，“添”的兩種用法是相互關係，“添”的副詞用法（行域）是投射到語氣詞或助詞（知域）的產物。本文認為，“添”除了行域和知域的用法，還有一種兼有行域和知域的第三種用法。為什麼“添”只能出現在句末，不能進入非根句小句？本文將運用三域理論，從“添”的跨域相交用法去探討此問題。

## 2.2. “添”的行域用法

三域理論（沈家煊 2003，肖治野、沈家煊 2009）可用於分析虛詞的演變和發展。三域指行、知、言三域，是人類言語行為的三種概念域。行域以直接表達的方式完成言語行為。知域指人的主觀認定。言域指說話人的言語本身或用言語完成某種行為。從行域到知域再到言域，是語義從實到虛，通過隱喻的跨域投射，代表了說話人主觀化的過程。

當“添”用於行域時，表示數量的增加，範圍的擴大，和程度的加深。有時會有遞進的意味，大致相當於普通話的“再、又”。例如：

- (1) 食多碗飯添！（吃多一碗飯！）
- (2) 等一陣添，我就來喇。（再等一會兒，我就來了。）

上述兩個例子均表示對前述事件、行為的重複和數量增加，作為前面話語的補充。行域的“添”的句子隱含著前設的存在，而這個前設和後面的分句是類同的命題。例（1）要多吃一碗飯，即之前已經吃了一碗飯。例（2）的“添”表示等待的動作已經發生了，現在等待的時間需要延長。

“添”跟在形容詞位於之後，代表程度的加強，隱含比較的意味。

- (3) 高啲添！（再高些！）
- (4) \*高添！

即表示原來的事物不夠高，要更進一步。但是例（4）的說法不合語感。這句話證明了行域“添”的句子有前設的存在。

- (5) 佢唔止識唱歌，仲識跳舞添！

例(5)的“添”有遞進的意思，主語的才藝不限於唱歌，還有跳舞，表示範圍的擴展，在原來的基礎上更進一步。

### 2.3. “添”的知域用法

知域的“添”表達說話人的態度和情感，在不同的語境中有不同的語氣，隱含了蒙事者對事件的主觀評價。這時的“添”已不帶增加義，所起的作用是表達語氣。各家對於“添”所表達的語氣，雖有相似之處，有強調、誇張、驚訝等，但是分歧也較大。

- (6) 落雨添！（下雨了！）
- (7) 我知係邊個添，大鑊。（我知道是誰呢，事情真嚴重。）
- (8) 打爛左添！（打破了！）

知域的“添”表達一種強調、誇張的語氣，目的是引起聽話者的注意。例(6)強調了現在下雨這一事實，可能導致原來出門的計劃取消。例(7)的語境是眾人在談論事件，其中一人知道事件中的真實人物身份，特意提出來，表示事情的嚴重性。例(8)強調的是有東西打破了的事實，有引起別人注意的作用。

知域的“添”和行域的“添”一樣，有一個前設。這個前設和說話者的預期相反，與預設有異。和行域“添”不同的是，知域“添”和前一分句形成對比命題。

- (9) 我嗰日一時唔記得俾利市你個細路添。（我那天一時不記得給紅包給你小孩了。）
- (10) 快？直情遲添啦。（還快？簡直很遲了。）

上述例子的“添”，情況跟自己預想的情況相反，表達一種驚訝的語氣。例(9)的意思是，我應該把紅包給你的小孩，可惜我忘記了。例(10)說的是事情的進展比預期中慢，與預設形成對比。

預設中的事件出現變化，往往對說話者產生影響。“添”表達了說話者對事情發生改變的評價，這種評價是負面的，日常使用中經常加上“弊啦”“糟糕”等詞。

- (11) 我唔記得帶錢添。（我忘記帶錢了。）
- (12) 弊啦，我唔記得帶學生證添。（糟糕，我忘記帶學生證了。）

例如(11)，我應該記得帶錢包出來付款的，但是沒有帶在身上，導致了不良的後果，沒有買到想買的東西。例(12)，我忘記帶齊證件，導致原來的計劃發生變化，而且漏帶證件的事件不是“我”希望發生的。

“添”的行域用法表示“增加”事件的數量和程度的加深。行域投射到知域的表達，是增加了一次“我知道”對比命題的母句。行域和知域的“添”的句子都帶有前設的命題，不同的是所帶的前設不同，前者是類同的命題，後者是對比的命題。行域到知域的投射是從事件或動作轉向了隱藏的言者主語。

#### 2.4. “添”的跨域相交用法

上文解釋了“添”的行域和知域用法，然而“添”沒有言域用法。至於為什麼“添”沒有言域的用法，這是另外一個研究問題，本文不便展開。對語料的考察中，本人發現“添”有行域和知域相交的用法。即“添”表示一次添加的行為，同時表達強調、誇張的語氣，表達說話人的主觀認知。例如：

(13) 唔單止打風，仲落雨添。(不但刮風，還要下雨。)

(14) 佢今日唔止買左紮花，仲買左一個蛋糕添。(他今天不僅買了花，還買了一個蛋糕。)

例(13)的“落雨添”表示了下雨這一事實，下雨是刮風之外增加的，是行域的用法。說話者意圖說明天氣惡劣，有強調的語氣。例(14)同樣表示增加的購買行為，句末的“添”包含了情態用法，強調誇張施事者買東西買得多。

雖然“仲”承擔了部分增加的含義，“添”字省去時，句子意思不變(張慶文、劉慧娟 2008)。這裡的意思不變，是指句子陳述的事實。但是句子表達的意思除了事實之外，還包括說話人的情感和態度。“添”的出現有助於我們得出增加的意義，增加強調的語氣效果。如果沒有“添”，而強調的語氣就減弱了。句末的“添”表示了“仲”所缺乏的額外意義，就是兼負著表達語氣的功能。

“添”的語義不斷引申，造成詞義從行域到知域再到言域的解釋。三域的界限並不是界限分明的，概念域可以交叉。“添”的行域和知域就出現了交叉，既表示動作的增加，也表示對這種行為的認知。

### 3. “添”能否進入非根句小句的問題

梁仲森(2005)和鄧思穎(2015)都討論過不同“添”的排列層次問題，指出不同的“添”的句法位置。由於情態助詞的轄域更廣，層次更高。當“添”同時表達行

域和知域的用法時，“添”的句法位置從屬於情態助詞，因為表達情態的知域用法的層次較高，所以“添”位於句子較外緣的位置。

我們看到，“添”通常位於句末，只能出現在根句，而不能進入非根句的小句。事件助詞和時間助詞通常可以進入非根句的小句，然而，行域的“添”有別於一般的事件助詞，它無法緊跟在謂語之後。例如：

- (15) [ 寫多篇文章 ] 的學生好勤力。
- (16) \*[ 寫多篇文章添 ] 的學生好勤力。
- (17) [ 嗰出我仲要睇兩次 ] 嘅戲真系唔錯。
- (18) \*[ 嗰出我仲要睇兩次添 ] 嘅戲真系唔錯。
- (19) [ 再飲一碗湯 ] 會飽死我。
- (20) \*[ 再飲一碗湯添 ] 會飽死我。

上述的例子都證明了作為事件助詞的“添”不能進入非根句的小句。“添”在使用過程中，由增加到表達語氣，演變為兼有行域和知域的用法，這是語用含義的規約化。而情態助詞只能在根句出現，當“添”作為情態助詞的知域用法出現時，“添”的句法位置就跟隨情態助詞的用法，只能在根句出現了，不能進入非根句的小句。

正如“喇”這個時間助詞，是“laa”和“啊”的結合。“laa”是時間助詞，“啊”是感情助詞。使用時，“喇”跟隨感情助詞“啊”的用法，位於句子的最外緣，層次最高，不能進入非根句的小句。例如：

- (21) \*[ 做完功課喇 ] 的同學比較得閑。

正因為“添”兼有行域和知域的用法，一個“添”足以表達“增加+語氣”的意思，所以“添”不必也不能疊加使用。例如：

- (22) 天氣好凍，著左兩件冷衫，仲要著多件羽絨添！（天氣很冷，穿了兩件毛衣，還有穿羽絨服。）
- (23) \* 天氣好凍，著左兩件冷衫，仲要著多件羽絨添添！

#### 4. 結語

粵語助詞的用法繁複，意義之間多有聯繫，利用三域理論去分析“添”，使“添”的用法愈加清晰，並解釋了“添”在句法位置上的問題。“添”的用法只有行域和知域，由於情態用法的影響，“添”只能位於根句的句末而不能進入非根句的小句。

### 參考文獻

- 鄧思穎。2015。《粵語語法講義》。香港：商務印書館。
- 高華年。1980。《廣州方言研究》。香港：商務印書館。
- 黎美鳳。2003。粵語“添”的一些語言特點。香港理工大學文學碩士論文。
- 李新魁、黃家教、施其生、麥耘、陳定方。1995。《廣州方言研究》。韶關：廣東人民出版社。
- 梁仲森。2005。《當代香港粵語語助詞的研究》。香港：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。
- 劉丹青。2008。粵語“先”、“添”虛實兩用的跨域投射解釋。發表於第十三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。香港：香港城市大學。
- 沈家煊。2003。複句三域“行、知、言”。《中國語文》第3期，頁195-204。
- 肖治野、沈家煊。2009。“了2”的行、知、言三域。《中國語文》第6期，頁518-527。
- 曾子凡。1989。《廣州話·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冊》（增訂本）。香港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。
- 詹伯慧。1958。粵方言中的虛詞“親、住、翻、埋、添”。《中國語文》三月號，頁119-122。
- 張洪年。1972。《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》。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。
- 張洪年。2007。《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》（增訂版）。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。
- 張慶文、劉慧娟。2008。略論粵語“仲……添”的性質。《漢語學報》第3期，頁33-42。
- Lee, Po-Lun, Hai-hua Pan. 2010. The landscape of additive particles-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antonese sentence-final particle *tim*. *Lingua* 120(7): 1777-1804.

## **Cantonese Sentence-final Particle *Tim* in the Three Domains of Acting, Knowing and Uttering**

Yingqi Chen

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
### **Abstract**

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three conceptual domains of acting, knowing and uttering, the Cantonese word *tim* as a sentence-final particle has three usages: acting, knowing and mixed acting and uttering. The article discusses grammatical properties of *tim*, and explores why *tim* cannot enter non-root clause.

### **Keywords**

sentence-final particle, three conceptual domains of acting, knowing and uttering, syntax, Cantonese,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

通訊地址：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學系

電郵地址：chenyingqi28@gmail.com

收稿日期：2016年2月3日

接受日期：2017年7月7日